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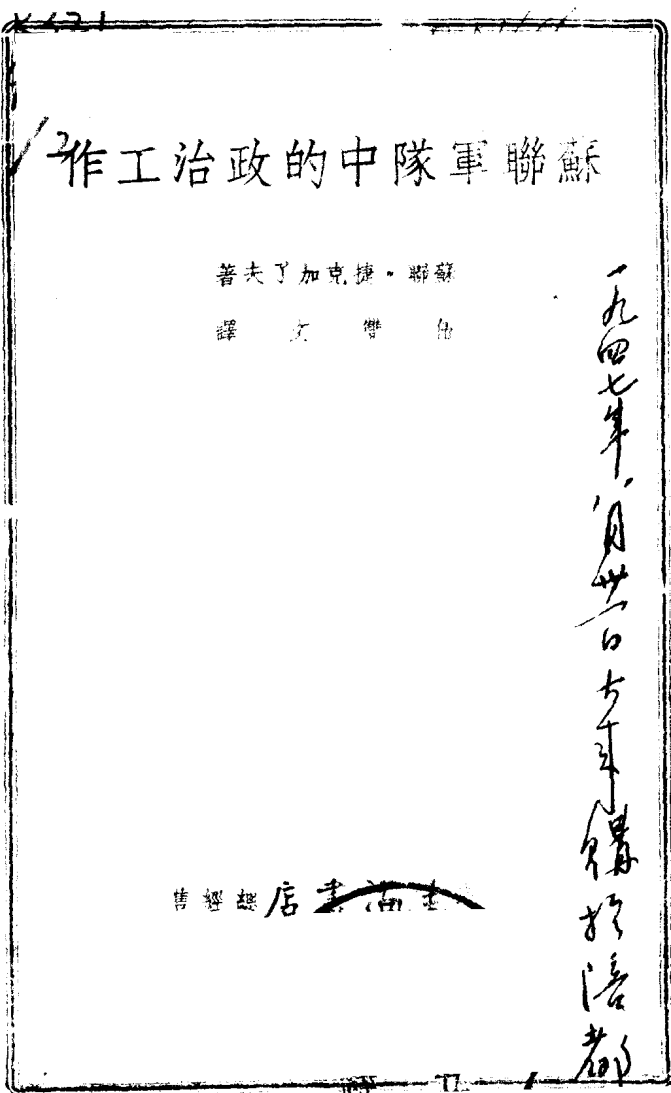
捷克加了夫著

伍雙文譯

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工作

生活書店總經理售





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工作

蘇聯·捷克斯拉夫

作者

一九四七年八月廿六日
于海軍部

上海書店經售

聯軍中隊的政治工作

每册實價國幣

著者 捷克

譯者 伍

生活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中華書局出版
民國二十七年七月
初版

敘言

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是黨內的工作，政治文化工作，政治行政工作和政治組織工作的總稱。這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礎是黨的工作，不過其在紅軍中，較在任何處都更要溶和些。在紅軍中黨與國家機關混合而成爲政治機關；這開始是很早了，是緊隨着一九一八年左派社會革命黨騷動後立即開始的；那時，紅軍之唯一的政治領導者，即是蘇聯布爾雪維克共產黨。

研究紅軍底政治建設及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的經驗，當然不僅是對於每個紅軍政治工作人員，並且對於國際工人革命運動將來建設國際紅軍，也有極重要的意義。此項工作，業由我們着手在列甯城軍事政治學院開始了，我們是分做兩個基本部門來研究的：（一）紅軍建設歷史，（二）紅軍中的政治工作。

關於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問題，我們分做下列四個基本部份：（一）紅軍中政治機關底組織及政治組織工作；（二）宣傳鼓動工作；（三）黨的內部工作；（四）在各種條件下的政治工作。

前三部份所分析的，是政治工作的各個元素，主要是政治工作的方法，而後一部份，則綜合政治工作的各個元素為一個整體，且求其適合於紅軍政治工作人員在各種條件內的工作。

此種重大而且複雜的工作，分別由本軍事政治學院政治工作研究系諸同人負責擔任，後一部份（在各種條件下的政治工作）恰落在我底肩上。

這一部份工作，應開始從對方才徵到營房之紅軍戰士的政治工作着手，然後順次增進其政治訓練及教育的課程，和一般軍事教育密切連繫起來，最後再講戰時的政治工作。

我們是從此項工作的最後一段開始編輯，首先準備付印此戰時的政治工作，其原

因如下：

紅軍平時的經常教育計劃（按兩年期限）才開始了不久，尙須注意考察此種教育經驗而收集之。總之，此種經驗材料，我們還很少，且在最近一二年內，我們還收集不到許多。歸納此種工作經驗，再過些時間，是很適宜的，因為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。

恰是相反，戰時政治工作的經驗，隨着國內戰爭底結束而結束了。記載過去的經驗，遲延下去，便有逐年忘掉的危險。老早就應開始收集此種經驗了。一九二三年十月間德國紅軍底產生，使我們不得不從平時日常的政治工作的忙碌中，轉想到戰時政治工作的問題；顯出我們底政治機關，對於此種工作，實無一些準備。所以我們認為必須現在即行來安放第一塊——雖然是在內戰時期我們底政治工作經驗不完善的——柱石，使其他有內戰經驗及材料的同志，得參加以補足之，並提出以資全體政治工作人員底討論。依將來此種工作的發展程度，我們會得到完善的、精粹的結果，而將不好的部份拋掉，引以為教訓。

因為關於內戰時的政治工作材料，多半尚在各個同志底手中，而今年我們因種種原因猶未能收集攏來，所以我們此種工作，主要還是依據個人過去的經驗及我們現有的一些有限材料為基礎的。最後，我們為滿足軍事政治學院學生底要求，使我們在這裏擇用了一些各種出版物上已刊過的材料，但他是經我們校正和刪改過的。

現在還有幾句話要說，為什麼我們不像有些同志所提議的，像陸軍大學所慣用的名詞，將這本書叫做「政治工作的戰術」呢？當我們說「政治工作戰術」的時候，在我們軍事同志間，立刻就想起了一般的軍事戰術。這種軍事戰術，是科學的，是有很高程度的，他有幾百年存在的歷史，並且有許多世紀的豐富經驗。我們計劃編出這本在各種條件中之政治工作的方法及內容，不過是一個最初的嘗試，所依據的，是些非常薄弱的出版物底材料，因為歸結此種經驗的工作，完全是很少的。多半是只憑個人底經驗做基礎。所以，無論如何，不可將我們底初步工作拿來與這種有深切研究的學科，像軍事的共同戰術或各別兵種底戰術相比較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對於政治工作，首先就明白他是黨的工作。在黨的慣語內，關於戰術（黨的戰術）底瞭解，另有他自己底意義，不完全與軍事戰術底了解相符合。我們如說是「政治工作戰術」那首先就應了解他是黨的戰術，是我們政治機關在一切工作中所施行的戰術。而這種了解，却廣泛於我們政治工作學科內所要解決的任務。「政治工作戰術」底了解，首先是包含着「蘇聯共產黨歷史及其戰術」的學科，其次則包含「紅軍及國內戰爭歷史」的學科。在政治工作學科內，我們所研究的，主要是政治工作方法，在紅軍中和經過紅軍施行黨的基本任務的方法。當然，我們也還研究在紅軍中政治工作的當前任務，因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政治工作的內容，是有相當關係的，但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，自然是由整個社會經濟問題及政治問題——我們學院所研究的，立於蘇聯當前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——所演繹出來的。

紅軍中政治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，就是提高紅軍底戰鬥力。所以紅軍中政治工作與作戰工作，是密切地互相連繫着，而政治工作學說則密切連繫着軍事底一般戰

像威爾遜斯這樣軍事專家，把政治工作專門提出附入一般戰術內，這是完全正確的。如不計算軍隊底精神及政治狀態，無論是哪個指揮員，也不能正確地解決其作戰任務，不能正確地指揮軍隊戰鬥。然而不可從此做出結論，像有些軍事工作人員所說的關於「政治服從戰術」的話，或是關於政治工作學說無須單獨存在的話（而有些人竟說在施行個人負責制後，一般再無須要政治工作的話）這些意見的來源，都是由於不明白紅軍中政治工作的意義與任務。

上面我們已經說過，政治工作的任務，就是在政治上領導紅軍和訓練紅軍。這種政治領導和政治訓練的目的，首先在於鞏固紅軍——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——和提高紅軍底戰鬥力。所以提高紅軍底戰鬥力，是我們在紅軍中政治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，但不是唯一的任務。每個軍事工作人員必須記着這點。所以很明顯地，在軍事戰術與政治工作間，是存在着極密切的關係；設使我們說「政治」可規定戰略底任務，並可判定戰略決心底範圍，在此種關係上，戰略是無條件地服從着政治，那麼戰術與政治工作

間的相互關係，並不是矛盾的。政治工作，只有在提高戰鬥力之任務的關係上——在其幫助解決戰術任務的關係上——是服從着戰術。但是軍事戰術同時又服從着蘇維埃政權底一般政策，而此種政策底執行者，在紅軍中，首先就是政治機關和黨的機關。例如，依軍事戰術底觀點說來，解決作戰任務的最好方法，是以火力消滅部隊前面的村莊，但從政治觀點看來（例如，與土匪戰鬥時），此種決心，却是不容許的。指揮員，當然不得不服從這種政治底決心。

最後，政治工作還有其獨立的政治任務或文化任務；有時與軍隊戰鬥力是很少有直接關係的。（例如滿足紅軍戰士與國民底文化要求，農業宣傳，蘇維埃選舉等。）

這樣看來，軍事戰術和政治工作，是彼此相互服從着，但是兩者間，還各存有一部份獨立的工作。

目次

緒言	1
第一章 戰時政治工作底要則	1
第二章 動員時的政治工作	10
第三章 在梯隊中移動時的政治工作	15
第四章 行軍時的政治工作	26
第五章 偵察時及警戒時的政治工作	26
第六章 戰鬪時的政治工作	10

一 戰鬪

二 戰鬪後

第七章	退却时的政治工作	一三三
第八章	在阵地战中的政治工作	一三五
第九章	骑兵抄襲时的政治工作	一三六
第十章	預備隊駐止时的政治工作	一三八
第十一章	補充部隊内的政治工作	一三七
第十二章	戰線上的政治部	一四〇

第一章 戰時政治工作的要則

戰時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實現戰爭勝利。其他一切多半是服從着這個任務。但是在這裏即應指出，其他任務並不是不存在的，紅軍在戰時還保存着他底政治權利，並且還參加一般的政治生活。雖然是在戰爭時期，紅軍依然參加地方蘇維埃政權底建設及全國經濟政治底建設，（例如參加聯邦蘇維埃選舉大會。）這裏不可顯然地劃分各種工作間的界限。紅軍戰士底政治積極性可幫助發展其政治覺悟。政治覺悟的發展，乃是其戰鬥力的根本保證。所以對於政治工作之實現，戰爭勝利的任務的意義，不可過於狹隘的了解，舉凡一切可幫助提高紅軍戰士政治覺悟的，均可幫助達到勝利。所以戰時政治工作的任務，大致是與平時相同，所不同的，不過是實現此種任務的手段是要適應戰時的情況。

首先必須規定戰時政治工作不間斷的原則。無論在任何情況中，都要向整個的政治機關要求其工作能力和積極性。「因情況關係政治工作不會進行」的這種解釋，完全是要不得的。戰時的政治工作，爲的就是戰鬪——爲達戰鬪成功及戰爭勝利。因戰鬪情況及戰鬪任務關係而停滯政治工作，不是不明白政治工作的本質，就是不會適應戰鬪情況。要說說這個問題及託故而不進行工作的口實，是因爲國內戰爭時，常可遇到此種事實，常見政治委員送去通知說「因戰鬪情況關係，政治工作彙報並未編製」或說「因軍隊移動，政治工作沒有進行」。當然，情況本身往往非常困難，而這種借口情況的解釋，更往往恰足證明其沒有充分的積極性和不會工作。所以，對於每個政治工作人員，必須要求其完全清晰地明白基本的條件：政治工作，無論在何種情況下，都不應間斷，正與作戰指揮和部隊供給的不應間斷一樣。

其次的要求條件，應是工作的準確性。往時許多政治工作人員所犯的毛病，就是精神疎忽，常用他來做「反官僚主義」的理想。而戰爭却要求須有非常的準確性，每個政

治工作人員應常記着：「在戰爭中的遲延等於死亡。」假如執行作戰命令不準確及疎忽，常可引起戰敗的慘劇，執行政治命令不準確及怠慢，即可使部隊政治的瓦解，而為軍事上失敗的先兆。

所以關於政治工作，常不得不特別提出準確性底意義。

有幾個軍底政治部，也曾為此問題而屢次進行過大規模的工作。例如第十二軍政治部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所發出的命令內寫着：

每個共產主義者不是都切實注意到和工作的鬆懈、怠慢、疎忽及不準確等現象鬪爭。像一般規則似的，沒有一個任務，一個使命及計劃（禮拜六、黨會及其他等）能夠按照規定時間開始工作；許多共產主義者同志，甚至連工作準確、迅速及精密的重要意義，都還不明白。

該命令內，又指出與此種現象鬪爭的左列方法：「一、各師政治部及特年普洛河艦隊政治部須於黨的一切支部內，開始最激烈的鬪爭，為完成每個工作的精密、迅速，及時，

準確，及慎重而奮鬥，無論該項工作是怎樣地微小。

二、各種社會團體底計劃和黨的計劃，支部會議，羣衆大會，禮拜六及其他等事體，均應按照規定時間，確實開始進行，不然則完全取消所已規定執行的事體。

三、開始於整個紅軍中施行刊物的及言語的鼓勵工作。

四、凡是違犯消極及怠工罪狀的，須繩之以軍紀或加以法律的制裁。

從一般戰鬪情況及軍事情況中所產生的一個問題：就是關於政治工作之紀律底意義，並不僅是關於黨的紀律，恰是關於一般的紀律。

戰爭要求每個人須有最大的努力，戰爭要求耗費最多的精力。這不是人人都具有的。所以雖然政治工作人員是有如此或如彼的政治覺悟程度，有時尚須對他加以紀律底懲罰。無論這個問題是怎樣明顯，然而還常常惹起了初到紅軍中之黨員底不滿意。其反對的要點，通常不外是說：『我既是個共產主義者，那末，我就應當自動的做事。若是我做事不正當，那末，我就不是個好的共產主義者。對我並無須軍事紀律底懲罰，而只須黨的

懲罰。」

因此，共產主義者常視紀律底裁制，好像是減低了自己底身分。這種見解，從頭至尾，不是充滿了不明白紅軍紀律底意義，就是活現出自己官僚主義底特徵。二者間必有其一：或是紅軍須要有紀律，到那時紅軍中共產主義者底責任，不應該少於其他紅軍戰士，而應多於其他戰士，且不僅是關於黨的紀律為然，關於軍事紀律尤然。「共產主義者兵士底權利與其他一般兵士底權利一樣，不能多過一根毛髮；不過他底義務，是比較他人多些就是了。」（見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第二九號，一九一八，十二月十一日。）

或是，紀律底裁制，果然可減低身分，那紀律在紅軍中，即不應有存在的餘地了。在議論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常是混淆了舊式軍隊底紀律與紅軍紀律底區別。舊式軍隊底紀律內，含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元素。一方面，舊式軍隊底紀律，是一種驅使和奴役勞動羣衆的補充工具，是一種剝奪人類尊嚴知覺的工具。官長與士兵間的相互關係，就是這樣的。另一方面，舊式軍隊底紀律，是統治階級為鞏固其統治起見，而對於本身底自行限制。佔有